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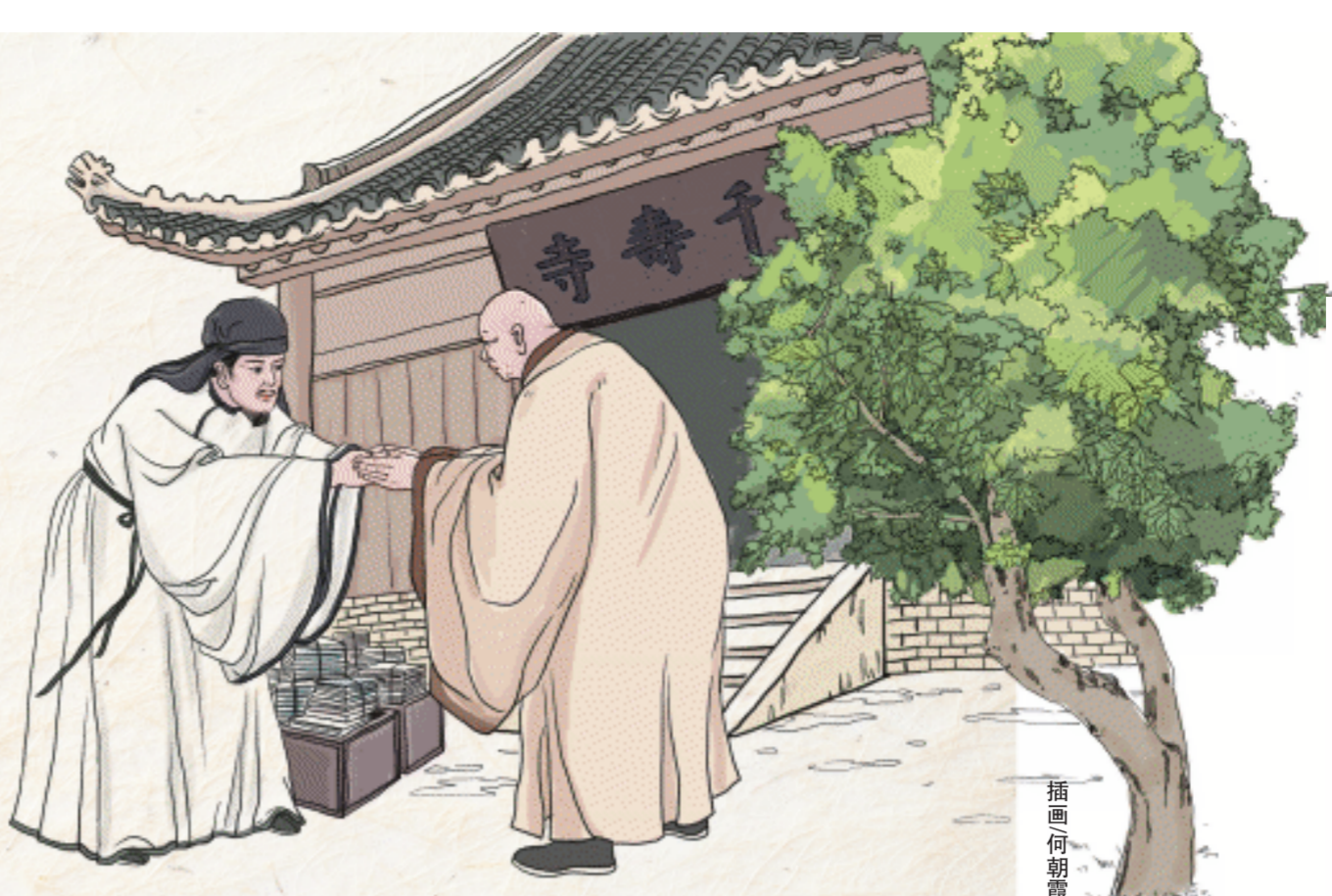
橘洲

文苑



责编/范亚湘 美工/吴志立 校对/符卓葵

插画何朝霞



念念不忘其“明遗臣”的身份，字里行间尽是复国无望后的悲壮，骨子里的“迂”，真乃旷世难有！

王夫之几次来长沙，并将著述托付给长沙千寿寺僧人惟印保管。今日长沙船山学社于闹市之中显得幽静，不大为人知的，是王夫之与长沙有着深厚的渊源。

时间一晃百余年，位于今长沙市中山路的船山学社早已物是人非，然而百年的遗存仍在院内久久不散。当我到访船山学社时，清风四起，阳光像一群调皮的孩子，在路边的树叶间跳动。而此时的船山学社，这个砖木结构的单层三进四合院，却于闹市之中显得幽静和硬朗，就像王夫之一生的际遇与性格，不折不弯。

那是一个冲动的年代，有人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，有人“成仁取义万事毕”，还有人“袖袖时样取其便”。那也是一个圣贤寂寞的时代，面对亡国之痛，有人遁迹山林，走消极反抗的道路，甘做“隐逸君子”；有人削发为僧，遁入空门，自绝红尘。但有一位明朝遗臣特立独行，虽身同槁木而心犹未死，身处逆境却坚贞不屈。他就是船山先生王夫之，一个硬朗，终生不向清廷低头的“迂夫子”。

南明隆武二年(1646年)八月，湘江长沙小镇的桥栏边，一位年轻的读书人正倚着栏杆，把目光投向远方。那里，逃难的人们来来往往；那里，能看到一台老水车，木结构早已残损，有些落寞，却默默地守护着该水域。是的，这就是靖港，一座天然的小渔港，因唐朝名将李靖带兵驻守而得名。它曾经是那么繁荣，那千年的风，总是不停地诉说着，一会儿轻吟“汀州暖渐绿，烟景淡相和”，一会儿高歌“隐几看帆席，云山涌坐隅”，一会儿传来铁骑萧萧的声音，一会儿又软语笑谈地撩拨，一会儿调皮地吆喝叫卖，一会儿又字字正腔圆地弹唱……

可是如今，靖港又怎是一个荒凉了得？他想起是年的正月，南明清大将领何腾蛟在收编李自成余部后驻师长沙，挥兵北进，获得的“藤溪大捷”；想起何腾蛟控制湖南军政大权后，不但对已投诚的大顺军猜忌甚深，处处刁难，甚至不发粮饷，不给安置地，还在北伐时处处给任湖北巡抚的堵胤锡添堵，致使清军长驱直入，打得堵胤锡部队措手不及，损兵折将；想起自己六月只身北上湘阴，在湘阴军中反复劝说南明监军、自己湖广乡试房师章旷调和何腾蛟与堵胤锡的矛盾，协同和联合农民军一起抗清的情形，也想起章旷所言：“夫之啊，军中事务，你且不必多虑，何公自有何公判断，堵公自有堵公安排。”

真的是章旷不作调停吗？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官场的险恶，更不知道章旷夹在何、堵之间的无能为力。想到自己的“不受重用”，一气之下，他离开了章旷，离开了前线。此刻，倚栏远望，他不禁潸然泪下。涕泪声中，他高声吟哦：“戎车六月正闲闲，救日朱弓向月弯。铜马已闻心匪石，巴蛇敢恃骨成山。中原冠带壑犹待，闽海丝纶启戟戟。耿介在和公自省，丹忱常在念时艰。”是的，自己的耿耿忠心谁能懂？协力抗清，攻克“时艰”，吾谁与归？

他又不由想起，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李自成入主北京，崇祯皇帝自尽，明朝灭亡，百姓多有死伤；想起李自成溃逃出北京，清军进入中原的征服过程中，清军为报复汉人的抵抗，在中原发生多次大型屠杀事件，如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、江阴八十一日等；想起清兵南下以来，岳丈、妻子、舅父、长子、小叔、二叔等亲人相继死于乱世之中的场景……

这是王夫之抗清期间唯一一次来长沙，在这里，他缅怀大唐名将李靖；在这里，他要会集抗清志士，共赴国难。但就在那里，就在这几日，他听到了唐王朱聿键在汀州为清兵执杀的消息，听到了抗清形势一再转坏的消息。国破如此，此时的王夫之多么想要倾诉，想要表达，可环顾周遭，何人可诉衷肠？何人可共举大义？

他想不到，一年后，离乱中的父亲生命奄奄一息，逝世前反复叮嘱“抗清到底”；想不到南明永历二年(1648年)十月与夏汝弼、管嗣奏、管性翰等在南岳方广寺举行武装抗清起义的失败；想不到至肇庆投奔永历后会被任为行人司行人介子，会为营救被诬陷下狱的金堡而差点丧命于王化澄；也想不到清兵至桂林后，他被困于水砦，断食四天的狼狽；更想不到南明政权仅经历了18年便土崩瓦解……

清朝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的一天，斜阳如血，飞鸟归巢，清雍雍有些咳嗽的王夫之在湘西草堂前伫立北望，想到大明沦为异族铁蹄，心绪久久不能平静。就在这天，衡州(衡阳)阳湖崔鹤嵩受湖南巡抚郑端之嘱，携米来拜访他，想赠些吃穿用品，请其“渔艇野服”与郑“相晤于岳麓”，并图索其著作刊行。可他虽在病中，仍以杖拄地，须发戟张，让儿子将清廷使者赶了出去，连面都没有见。

王夫之不会忘记，北上长沙时的一腔热血；不会忘记南岳方广寺“夜烧连山接暮云，牙旌高捲管弦闻”的豪气和“负恩自笑夷门客，魂断邯郸晋鄙军”的遗憾；更不会忘记流离失所，逃避清廷追捕的狼狽。“谁信碧云深处，夕阳仍在天涯。”他自始至终相信，抗清力量不会消失，相信明朝还有重新恢复的一天。

愤懑之中，王夫之缓缓转过身，走进草堂写下一副对联：“清风有意难留我，明月无心自照人。”这里“清”自然指清廷，“明”指明朝。“清风有意难留我，明月无心自照人。”这究竟是一种铮铮作响的傲骨，还是一种骨子里迂腐的冲动？

康熙三十一年(1692年)正月初二日时，王夫之在湘西草堂溘然长逝。此时距离崇祯自缢、明朝灭亡已有48年，距离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杀也有整整30年。故国早已远去，王夫之却坚持身着大明衣冠下葬，至死没有剃发。十月，王夫之葬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。墓碑铭“遗命墓铭”如下：“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，字而农，籍于此，其左侧继配襄阳郑氏之所附也。自为铭曰：抱刘越石之孤忠，而命无从救；希张横渠之正学，而力不能企。幸全归于兹丘，固衔恤以永世。”

这是王夫之著名的自题墓志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特别告诫儿子：“墓石不可作，徇汝兄弟为之，止此不可增损一字，行状原为请志铭而作，既有铭不可赘。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，不可作我者毁我，数十年后，略记以示后人可耳，勿庸问世也。背此者自昧其心。”

王夫之念念不忘其“明遗臣”的身份，字里行间尽是复国无望后的悲壮，那种骨子里的“迂”，真乃旷世难有！

翻开历史，就会发现历史上文人雅士的“迂”，大多有着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“三不朽”情结。这种人，作文必作惊世之文；做人必做“至刚”之人。王夫之的“迂”与他一生的坚持有关，亦与他的读书际遇更有关。

明崇祯十一年(1638年)，王夫之离开家乡，乘船北上，向长沙而来。江上清风四起，波浪轻翻，他伫立船头，眺望辽阔的湘江景色，心中甚是愉悦。

这一年，王夫之19岁。此前，他的生活是简单的、纯净的、快乐的、充实的。他的父亲王朝聘毕业于明朝最高学府国子监。3岁起，他就和长兄王介之一起学习十三经，9岁便随父学习经义。4年之后，王夫之应科举，高中秀才。随后，又两次与其兄一道到武昌应考，虽未得中，却在长沙、武昌开阔了视野。

王夫之决定负笈长沙，求学于岳麓书院。这不，经水上几日航行，终于在长沙停船靠岸了。放眼望去，左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，右岸是人声鼎沸的太平街。在朱张渡口弃船上岸，沿着岳麓书院长长的通道走进，王夫之在引荐人的推荐下，得以师从山长吴道行，成为吴的高足。吴道行，湖南善化(长沙)人，为学“以朱(熹)张(栻)为宗”，颇负盛名，学者尊称为“峻山先生”，是明代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。其高足王夫之后来成为明代岳麓书院最杰出的学生。这可能是吴山长当时没有料到的。

今天的岳麓书院，依然绿荫蔽日，书声琅琅，不难想像800多年前“朱张会讲”的盛景——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。其时，张南轩得五峰先生之真传，让思想与学问冲破了科场应试的形格势禁，开创出“传道济民”的雄健气象。朱熹慕张栻得胡宏“体用兼赅”之学，自福建而来，与张栻会讲两月之久，奠定湖湘文化“知行并重”的特质。王阳明

又结识了新的友人程光祿。程字奕仙，徽州休宁县临溪人，占籍钱塘，清顺治辛卯(1651年)浙榜举人。他把与程光祿的相遇看作是“诗书道不孤，风华遥相续”，认为“远游广子心，爽爽延洪畴”，并将之引为“瑶蕙”之友。之后，两人又结伴游览了贾谊故居，一同叹息屈、贾之不遇。他在《长沙旅兴》另一首中写道：“禹迹千峰碧嶂回，湘东东绕定王台。楼船相趁桃花水，钓艇闲倾竹叶杯。露布星邮飞蜀锦，灵光丝管访骚才。当年玉女盆前客，笑指彤云几度开。”笑指彤云，是他当日所见，还是他当日所指不得而知，但他内心的无奈之感却一览无遗。另一首《和程奕仙长沙怀古三首》中则云：“仙李发雅英，鸚鵡相啄食。飞鸟既依人，安能悯悲侧。凄凄墨池云，湘皋飞不息。翎羽重凋伤，日南无归翼。狄公转天枢，晶轮回八域。伤哉不及睹，幽壤闷闷默。白日诚再鲜，委蜕亦奚恤。”诗中“狄公转天枢，晶轮回八域”仍怀有梦想，但“白日诚再鲜，委蜕亦奚恤”，又让他不得不面对现实。

当时长沙有一王夫之的学生刘思齐，是那时的著名人物肖像画家，“以技艺出游”，此时正好在长沙，闻知老师来此，专程前往拜见王夫之，登上坐船叙谈，并特意为王夫之画了一幅。王夫之则吟成七绝三首，题为《走笔赠刘思齐》。诗中王夫之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，有久别重逢的喜悦，而目睹烽火硝烟无绝期的动荡时局，端视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，哀婉感慨不已。诗的第三首云：“老觉形容渐不

真，镜中身似梦中身。凭君写取千茎雪，犹是先朝未死人。”这首诗表明自己虽已形容枯槁，但仍将坚守前朝遗民高节。

十年之后的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九月，刘思齐来到衡阳山中的湘西草堂，拜访七十有一的王夫之，再次为其画有小照，王夫之为填《庶天鸩》词一首：“把镜相看认不来，问人云此是姜斋。龟于朽后随人下，梦未圆时莫浪猜。谁笔划，此形骸。闲愁输汝两眉开。铅华未落君还在，我自从天乞活埋。”时局的动荡，国家的盛衰，个人的悲欢，让王夫之对于明朝只是剩下怀念了，从一而终，也让他惟有“从天乞活埋”的念头了。

在长沙停留一些时日，王夫之遂又经湘阴渡洞庭至岳阳，于三月“归至长沙，拜故明蔡忠烈公道宪祠”。蔡忠烈公即蔡道宪，是王夫之乡试中举的师之一，于明朝崇祯十三年(1640年)补长沙府推官，有治绩。张献忠攻陷长沙时，蔡道宪曾孤军拒守，终因不敌被擒，大骂不降而殉难。王夫之当年也是宁死不肯归顺张献忠，师生二人在此一点上表现出了相同的气节。后来，蔡道宪葬于长沙城南醴陵坡。

王夫之拜谒恩师祠，想到初识即成永诀，如今阴阳两隔，祠中荒草萋萋，不禁感慨万千。既感慨“烈心傲匪石，笃意悲逝川。怀沙无归魂，惜兰非天年”，又深觉“顾此萍梗姿，屢罢波蔓草。愉悞安可期，昭灵或相援”。国忧今未释，何用慰平生？清者自清，明者自明，王夫之的“迂”几人能懂？

『迂夫子』王夫之

常正祥

文脉长沙